



第七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55

以色列侵犯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
和其他阿拉伯人各项权利的
行为和定居点活动

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巴勒斯坦
人民人权的行为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5/98](#) 号决议提交，审查了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行为。报告所述期间为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 [A/76/150](#)。

** 本报告在截止日期之后提交以反映最新信息。



一. 引言

1.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5/98 号决议提交，所述期间为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报告的依据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进行的监测，以及联合国其他实体和非政府组织收集的信息。阅读本报告时，应结合秘书长关于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定居点的报告(A/76/336)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交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报告(A/HRC/46/22、A/HRC/46/63 和 A/HRC/46/65)。

2. 本报告通过人权高专办记录的 trends 和案例，说明以色列的政策和行为给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享有人权带来的多重障碍。由于篇幅限制，报告没有涉及所有关切问题，也未涉及本报告所述期间记录的所有案件。秘书长关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定居点的报告描述了与定居点建设及相关违反国际法行为有关的事态发展。

3. 2020 年 2 月，联合国高级专员向人权理事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参与以色列定居点相关活动的工商企业数据库的报告(A/HRC/43/71)，以色列政府随后公开宣布冻结与高级专员和人权高专办的关系。其结果之一是，人权高专办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办事处的国际工作人员被迫在境外工作，使联合国授权的关键人权工作复杂化。

二. 法律框架

4. 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同时适用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关于可适用的法律框架的详细分析，可参阅秘书长提交给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报告(A/HRC/34/38，第 3-12 段)。

三. 大会第 75/98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5. 本报告所述期间的特点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恶化。特别是，287 名巴勒斯坦人(174 名男子、39 名妇女和 74 名儿童)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11 155 人受伤，¹ 4 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定居者打死，定居者越来越多地使用火器与以色列安全部队联手对付巴勒斯坦人。另有 2 名巴勒斯坦人在无法确定施害者是以色列安全部队还是定居者的情况下被打死，1 名巴勒斯坦妇女在西岸被 1 名身份不明的施害者打死。还有包括 4 名儿童在内的至少 16 名巴勒斯坦人可能被加沙武装组织发射的火箭弹误杀。在被打死的巴勒斯坦人中，258 人在加沙，52 人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共有 14 名以色列人被打死，其中包括 2 名儿童和 7 名妇女，² 据以色列消息来源称，819 人被巴勒斯坦人打伤。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加紧使用武力并采取其他措施，以镇压表示异议的

¹ 数字来自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² 同上。以色列当局还报告了 2 例与敌对行动有关的间接死亡。

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反对占领和定居点扩建的巴勒斯坦人，引起了对尊重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权和人身完整以及其他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关注，同时进一步缩小了反对军事占领及其相关政策和后果的可用空间。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暴力行为激增，其中包括 5 月 10 日至 21 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在加沙的敌对行动升级；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安全部队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发生严重冲突；与定居者有关的暴力行为加剧。对以色列安全部队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不予问责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A/HRC/46/22, 第 11 段)。

A. 开展敌对行动

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 5 月 10 日至 21 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在加沙的敌对行动出现了 2014 年以来的最严重升级，抗议活动和暴力行为从东耶路撒冷蔓延到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见下文第 14 段)。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不分皂白、包括从人口稠密的平民住区向以色列发射了 3 240 枚火箭弹和 1 158 枚迫击炮弹，以色列安全部队则向加沙发射了 1 768 枚导弹和 2 455 枚炮弹。³ 结果，经联合国核实，258 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其中包括 67 名儿童(23 名女童和 44 名男童)、40 名妇女(包括 4 名孕妇)和 3 名残疾人(包括 1 名儿童)。死者中至少有 129 人是平民。另有约 2 000 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包括约 600 名儿童和 400 名妇女。⁴ 与此同时，加沙武装团体发射的火箭弹和迫击炮造成包括 2 名儿童在内的 11 名以色列公民和居民丧生，⁵ 据以色列消息来源称，另有 710 人受伤。⁶

7. 在 11 天的军事升级期间，以色列发动猛烈空袭，并从陆地和海上进行炮击。尽管以色列安全部队称其目标是武装团体成员及其军事基础设施，且有时采取了警告等预防措施，⁷ 以色列的攻击仍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以及民用物体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毁坏和损坏。损毁设施包括政府和公共建筑物、住宅楼、公寓和商业单位(至少四座高层塔楼被毁)、人道主义组织房舍、医疗和教育设施、媒体办公室、农业区以及连接平民与基本服务的道路。以色列称上述许多建筑被用于窝藏武装团体或军事目的，⁸ 但人权高专办并未见到这方面的证据。⁹ 在若干案例中，攻击前没有发出任何警告。5 月 16 日凌晨，以色列安全部队攻击了加沙市中部的人口稠密的 Al-Wahda 街及其周边地区，发动 25 至 30 次袭击，打死 45 人(经人权

³ 数字来自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

⁴ 数字来自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⁵ 以色列当局还报告了 2 例与敌对行动有关的间接死亡。

⁶ 数字来自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⁷ Anna Ahronheim and Tzvi Jofre, “Israel continues massive bombardments against Hamas targets”, *Jerusalem Post*, 15 May 2021; and Anna Ahronheim, “Operation guardian of the walls: targeting Hamas terror, behind the scenes”, *Jerusalem Post*, 3 June 2021.

⁸ Ahronheim, “Operation guardian of the walls”; and Jacob Magid, “Israeli envoy tells AP: Hamas sought to jam Iron Dome from your Gaza tower”, *The Times of Israel*, 8 June 2021.

⁹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人权理事会关于不断恶化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的特别会议期间的发言，日内瓦，2021 年 5 月 27 日。

高专办确认, 均为平民), 其中包括 18 名儿童和 14 名妇女, 并打伤数十人。据报, 至少 35 家店铺和 8 栋多层建筑物以及加沙劳动部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附近的几座其他建筑物严重受损, 其中包括加沙社会发展部、巴勒斯坦公共养老金局、无国界医生办事处和 Al-Amal 孤儿问题研究所。该地区的电力、供水和通讯网络遭到严重破坏。一些目击者称, 这些袭击间隔几秒钟, 发动前毫无警告。5 月 17 日, Al-Wahda 街及其周边地区再次遭袭, 以色列的空袭以 Al-Shawa 大楼为目标, 发射了至少两枚导弹。袭击造成 1 名 54 岁男子及其 11 岁侄女在约百米外的房屋内丧生, 另有至少 10 人受伤, 并导致附近的一些建筑严重受损, 其中包括巴勒斯坦儿童救济基金和卡塔尔红新月会的房舍以及拥有加沙唯一的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化验室的 Al-Rimal 诊所。鉴于平民的伤亡人数和初步断定为民用物体的受损程度以及关于遇袭军事目标的资料缺失, 有人质疑这些攻击是否符合国际人道法规定的相称原则。¹⁰

8. 除造成以色列人伤亡外, 来自加沙的火箭弹和迫击炮还对民用物体造成了重大损坏, 如住宅、公共设施和工厂。据报, 5 月 12 日, 以色列南部的斯德罗特的 1 名 5 岁儿童被从加沙发射的火箭弹弹片打死。¹¹ 这些火箭弹本质上不分皂白, 因为并未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或民用物体。因此, 其使用显然违反国际人道法禁止不分皂白攻击的规定(A/HRC/29/52, 第 33 段和 A/HRC/28/80/Add.1, 第 66 段)。¹²

9. 敌对行动严重影响了加沙平民的生活和生计。共有 331 座建筑物的 1 165 处房屋和商业单位被毁, 另有 1 128 处房屋和商业单位严重受损。¹³ 因此,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至少 8 500 人仍然流离失所。至少 58 个教育设施、28 家医院和初级卫生保健诊所亦遭损坏。¹⁴ 冲突的影响对妇女而言尤其可怕, 她们正承受冲突后果, 包括生命损失、受伤、流离失所、痛苦、经济困难和脆弱性增加。

B. 以色列安全部队违规使用武力, 包括非法杀戮

10. 相关数字显著增加, 以色列安全部队在西岸, 包括东耶路撒冷的执法行动中打死 45 名巴勒斯坦人, 包括 11 名男童和 1 名妇女, 打伤 9 155 名巴勒斯坦人, 包括 310 名儿童和 31 名妇女, 其中 945 人被实弹击中。¹⁵

11. 在反对军事占领的示威活动中以及作为对巴勒斯坦人袭击或据称袭击以色列人的回应, 特别是在 5 月敌对行动升级期间, 以色列安全部队明显过度使用武

¹⁰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 “规则 12: 不分皂白攻击的定义”和“规则 14: 攻击的相称性”, 习惯国际人道法数据库。可查阅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customary-ihl/eng/docs/v1>。

¹¹ The Times of Israel, “5-year-old boy killed, dozens others injured as Gaza rockets pound Israel”, 12 May 2021.

¹² 另见红十字委员会, “规则 1: 平民和战斗人员的区分原则”和“规则 12”, 习惯国际人道法数据库。

¹³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加沙地带: 敌对行动升级”, 2021 年 6 月 3 日。

¹⁴ 同上。

¹⁵ 所有伤亡数字来自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相比之下, 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有 22 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 3 417 人受伤, 包括 126 人被实弹击中。

力的情况急剧增加。¹⁶ 根据国际准则，允许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使用火器，即作为最后手段、保护自己或他人免受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伤威胁。即使在必要之时，使用武力必须尽量减少伤害并保护生命。¹⁷ 在人权高专办监测的绝大多数案例中，以色列安全部队使用武力似乎并未遵循合法性、必要性和相称性的要求，导致非法杀戮，包括可能的法外处决。例如，5月25日，卧底的以色列安全部队在 Al-Bireh 杀死了 25 岁的 Ahmad Abdu。根据闭路电视摄像头的记录，以色列安全部队逼近该男子停在一座居民楼旁的车辆，此人在手无寸铁进入车辆且未构成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遭遇多次枪击。以色列安全部队称将其击毙的原因是这名男子系“恐怖主义分子的共犯”，但并未说明在当时情形下使用武力的理由。¹⁸ 在以色列安全部队声称遇袭后开枪杀人的至少三起事件中，人权高专办的监测显示，没有迹象表明发生了攻击、甚至是未遂攻击，现有的证据表明不当使用致命武力并导致杀戮。例如，4月6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向一辆驶过比尔纳巴拉临时路障的汽车连续开枪，打死 Osama Mahmoud Mansour，并打伤其妻子。以色列安全部队称司机加速驶向安全官员，其妻子则说，他是按照士兵的指示行驶。在枪击事件后，以色列安全部队并未扣留汽车，以按照处理此类攻击事件的惯例，逮捕司机或扣押其尸体。以色列宣布进行调查；然而，截至本报告所述期间的 5 月 31 日，尚未公布进一步细节。¹⁹

12. 以色列安全部队继续并加紧使用实弹、橡皮涂层金属子弹和催泪瓦斯，以限制和镇压巴勒斯坦人反对军事占领和定居点建设的示威活动，引起了对尊重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权和人身完整以及其他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关切。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在主要与定居点扩建及侵占巴勒斯坦土地的新前沿定居点有关的示威或冲突中，定居者杀死了 2 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安全部队杀死了 23 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 6 名儿童(见 A/76/336)。例如，12月4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反对建立穆格哈耶前沿定居点的抗议中杀死了 15 岁男童 Ali Ayman Saleh Nabu Alia，该定居点建在此前从村民手中没收的土地上。该男童站在投掷石块者附近时腹部中弹，似乎未对驻守在 100 至 150 米外高地的士兵构成威胁。以色列安全部队起初否认发射了实弹，但据报随后启动了调查；然而，截至 5 月 31 日，尚未公布进一步细节。²⁰

¹⁶ “过度使用武力”一词系指在执法行动中没有按照《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1990年)使用武力事件。这可能导致不必要和(或)过度使用武力；和(或)寻求非法执法目标；和(或)产生歧视性行为。

¹⁷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1990年)，第 5 和 9 条。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生命权的第 36(2018)号一般性意见，第 12 段；关于和平集会权的第 37(2020)号一般性建议，第 78-79 和 88 段。

¹⁸ “Israeli police killed Palestinian who didn’t pose threat – B’Tselem”, *Jerusalem Post*, 23 June 2021.

¹⁹ Jack Houry and Yaniv Kubovich, “Israeli Soldiers Kill Palestinian, Wound Wife After Alleged Attack”, *Haaretz*, 6 April 2021.

²⁰ Judah Ari Gross and Aaron Boxerman, “Military police launch probe after Palestinian teen said shot dead by soldier”, *The Times of Israel*, 6 December 2020.

13. 在5月10日至21日敌对行动升级期间，以色列安全部队使用实弹镇压西岸各地声援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示威，用实弹打死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15名巴勒斯坦人，并打伤774人，其中包括64名儿童。²¹ 仅5月14日一天，以色列安全部队就在示威和冲突中打死8名巴勒斯坦人，打伤1849名巴勒斯坦人，包括用实弹打伤289人。以色列安全部队称以驱散暴动的手段作出了回应，“在某些情况下用实弹”射向在若干地点投掷石块、自制燃烧弹和烟火的巴勒斯坦人，并“瞄准”主要暴徒。²² 人权高专办的监测表明，以色列安全部队当天在西岸各地30多个地点使用了实弹。配备全套防护设备的以色列安全部队部署在远处，往往地势较高，却对手无寸铁的抗议者使用似乎无谓或过度的武力，其中大多数是和平抗议者，一些人投掷石块、焚烧轮胎，并在少数情况下投掷自制燃烧弹或烟火。在人权高专办监测的大多数案例中，抗议期间较为活跃的抗议者上半身遭到枪击，他们当时没有明显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并无理由对其使用致命武力。例如，5月18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Bil'in向16岁的Islam Wael Fahmi Dar Nasser头部开了一枪并将其杀死，事发地的安全墙将该村与周围土地隔开。这名男童是20名年轻人中的一员，他们向150米外山顶上的以色列安全部队投掷石块，一些人使用了引力弹弓，并时而向40至50米外一个明显空置的迷彩帐篷投掷石块，上述部队和帐篷均位于由混凝土块和栅栏构成的安全墙的另一端。帐篷下的以色列安全部队现身并发射实弹，迫使男童和其他人趴到地上。男童后来抬头并被击中。

14. 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被占领的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局势高度紧张。以色列当局计划在谢赫贾拉居民区将4个巴勒斯坦难民大家庭逐出住所，加剧了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安全部队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抗议活动从4月开始日益激烈。在东耶路撒冷，自4月13日斋月第一天以来，动乱明显增加，原因包括以色列警方设置金属路障，阻挠巴勒斯坦人在旧城大马士革门举行传统集会；谢赫贾拉的约75名巴勒斯坦人因定居者到来而将被驱逐，锡勒万另有100名巴勒斯坦人将被驱逐。²³ 在设置路障后，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安全部队产生了暴力冲突，特别是在阿克萨清真寺和大马士革门附近以及谢赫贾拉。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民族主义驱使下的煽动和暴力行为使局势复杂化。²⁴ 4月22日，动乱进一步加剧，以色列平民游行前往大马士革门，高呼“阿拉伯人去死”和其他反阿拉伯口号，并与同样高呼煽动性口号的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这两群人随后被以色列安全部队驱散。4月25日，安全部队拆除

²¹ 数字来自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²² Aaron Boxerman, “At least nine Palestinians reported killed as violence spreads to West Bank”, *The Times of Israel*, 14 May 2021.

²³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与联合国其他实体一起就8个谢赫贾拉家庭面临强迫迁离风险发出警告”，2021年5月10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的监测；大赦国际，“以色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放弃强行迁离锡勒万的巴勒斯坦家庭的计划”，2021年5月25日。

²⁴ *The Times of Israel*, “Dozens hurt, arrested in old city clash as extremist Jews chant ‘death to Arabs’”, 23 April 2021.

路障，暂时恢复了该地区的相对平静。从4月28日开始，巴勒斯坦人每天在谢赫贾拉地区举行抗议活动，加上以色列安全部队继续重兵驻守和以色列平民的挑衅，在整个东耶路撒冷引发多次冲突。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局势在5月10日耶路撒冷日进一步升级，以色列安全部队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动用震荡炸弹，使用催泪瓦斯，并发射橡皮涂层金属子弹。以色列当局采取了缓解紧张局势的措施，包括变更以色列右翼人士为纪念耶路撒冷日拟组织的示威活动的路线，避开旧城穆斯林聚居区，推迟最高法院关于谢赫贾拉驱逐事件的听审，并禁止犹太人进入圣地。尽管如此，旧城内仍然暴力不断，戒备森严。4月13日至5月31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在旧城周边的阿克萨清真寺寺院和谢赫贾拉对峙，以色列安全部队打伤1586名巴勒斯坦人，包括用动能冲击射弹打伤1052人。据以色列消息来源称，共有37名以色列人受伤，其中包括13名以色列安全部队成员。据报，大多数伤亡发生在5月7日和10日，当时以色列安全部队在斋月最后几天重兵驻守阿克萨清真寺，在小规模冲突后突袭寺院并使用武力驱散数千名巴勒斯坦礼拜者。

15. 人权高专办记录了许多显然不当或过度使用武力的事件，动武的目的是对付聚集在一起祈祷、抗议或高呼口号的巴勒斯坦男子、妇女和儿童，或仅因在该市不同地区升起巴勒斯坦国旗以及打击报道事件的记者。造成重伤的原因显然是以色列安全部队不当使用动能冲击射弹(A/71/364, 第16段)。至少4名巴勒斯坦男子失去单眼，1名巴勒斯坦男子失去双眼，另有13人报称被动能冲击射弹击中眼睛后受重伤。²⁵ 5月10日，1名37岁的巴勒斯坦男子在离开阿克萨清真寺寺院时被动能冲击射弹击中，失去右眼。当时，以色列安全部队显然不分皂白地大肆发射塑料子弹、催泪瓦斯和震荡炸弹，包括向清真寺内设置路障的数百名礼拜者射击，目的明显是将他们逐离该地区。该男子在与另外数百人一起经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放的寺院外走廊逃离时被3米外的子弹射中。在另一起案例中，5月18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命令一名16岁女童及其家人躲进其位于谢赫贾拉的家中，当时40米外的道路干线上正在举行抗议。在他们照做之时，以色列安全部队发射了塑料子弹和一枚震荡炸弹，击中女童背部，导致脊椎骨折，并打伤她父亲腿部。据报，在枪击视频公布后，以色列警方将一名警官停职，等待调查。²⁶ 非法使用武力镇压和平抗议还侵犯了表达自由及和平集会的权利，并缩小了表达反对意见、包括反对军事占领及其政策的可用空间。

16. 使用火器造成未构成生命或重伤威胁的人员死亡可能违反了禁止任意剥夺生命的规定，²⁷ 在具体情况下可构成故意杀人行径，在军事占领期间属于战争罪。然而，对非法使用武力不予问责的现象²⁸ 依然普遍存在。虽然调查的启动、状况和结案缺乏透明度，据人权高专办了解，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启动了五项关于杀死

²⁵ 仅东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圣约翰眼科医院接收的病例。

²⁶ Nir Hasson, "Jerusalem police officer who shot 16-year-old Palestinian suspended after footage emerges", *Haaretz*, 26 May 2021.

²⁷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

²⁸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6号一般性意见，第27-28段。

巴勒斯坦人的刑事调查，一项调查在无罪情况下结案。²⁹ 启动的调查似乎没有达到透明度、独立性、及时性、彻底性和可信度的最低标准。³⁰ 例如，4月28日，以色列总检察长受理一项呼吁，即对2015年Fadi Alloun被杀事件启动调查，该案引发了对法外处决的关切(A/HRC/31/40，第14段)。到5月27日，以色列检察当局以缺少犯罪事实为由结束调查，据报结案前审讯了两名受到警告的警官。³¹

C. 限制表达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的权利

17. 以色列继续并加紧限制表达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的权利(A/75/336，第45-49段)。限制措施包括通过以色列军事法庭逮捕和起诉巴勒斯坦民间社会行为者、人权维护者、学生和政治人物。

18. 以色列对西岸巴勒斯坦人实施的军事命令继续将未经事先授权的10人以上集会定为刑事犯罪，同时赋予占领国广泛的权力，可宣布几乎任何结社为“非法”、“敌对”或“恐怖主义”，并以煽动为由拘留任何对此类“非法”实体表达“同情”或“支持”、包括呼喊口号的人。³² 以色列自1967年开始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以来实施的这些广泛限制措施极可能将合法行使表达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定为刑事犯罪。³³ 截至2020年3月，以色列已取缔430个“非法”组织，其中包括执政团体“法塔赫”等所有主要政党。³⁴

19. 3月22日，Ofer军事法庭判处著名人权维护者和非暴力坚定倡导者Issa Amro三个月缓刑和两年缓刑期，罪名是在希伯伦从事“青年反对定居点”活动。Amro最初被控18项罪名，6项罪名成立，原因是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无证”参加三次示威，2010年阻拦和推搡1名定居点警卫。判决是在近五年的司法诉讼后作出的(A/HRC/37/42，第50段和A/71/355，第33段)。

20. 在东耶路撒冷，以色列安全部队还大规模逮捕和平抗议者，包括人权维护者和记者，以镇压一场反对将巴勒斯坦人驱离谢赫贾拉和锡勒万的运动。5月，以色列安全部队逮捕了677名巴勒斯坦人，³⁵ 包括116名儿童(8名女童)和24名妇女，其中数人的罪名是高呼“真主伟大”或升起巴勒斯坦国旗。为了遏制其他地方对和平抗议的支持，以色列安全部队还在谢赫贾拉周边实施了许多通行限制。根据国际法，各国义务确保和平集会权。人权事务委员会表示，必须据此为和

²⁹ 2017-2020年度期间的数字见A/HRC/31/40，第11段。

³⁰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36号一般性意见，第28段。

³¹ 人权高专办的监测。

³² 见《1945年防卫(紧急状态)条例》第85(b)条；《第1651号军事命令》，第251(b)节；《以色列国防军第101号命令》。另见A/HRC/37/42，第50段。

³³ E/CN.4/2005/103，第35段；A/HRC/16/51/Add.3；A/HRC/16/51/Add.3/Corr.1，第26-27段；A/61/267，第26段。

³⁴ 人权观察，《门槛已过：以色列当局与种族隔离和迫害罪行》(2021年)，第194页；<https://nbctf.mod.gov.il/he/Announcements/Pages/nbctfDownloads.aspx>。

³⁵ 瓦迪·希尔韦信息中心；相比之下，2021年4月和3月，以色列安全部队逮捕了198人和169人。

平抗议创造有利环境。³⁶ 该委员会还指出，在集会之前、期间或之后不分皂白地大规模逮捕是任意行为，因此非法。³⁷ 除了侵犯表达自由与和平集会的权利外，此类措施还逐步侵蚀非暴力反对占领的可用空间。

21. 以色列当局继续对人权维护者进行行政或长期审前羁押，并加强施压力度，要求他们接受以诉辩协让为基础的定罪(A/HRC/46/63，第 52 段)。任意逮捕、羁押和虐待行为日益针对巴勒斯坦妇女，包括人权维护者、领袖、记者和学生，阻碍她们平等参与公共和政治生活以及推进妇女权利(同上，第 49 和 59 段)。巴勒斯坦妇女委员会联盟主任 Khitam Sa'afin 于 11 月 2 日被捕，并在 11 月 9 日被行政拘留。3 月，其行政拘留被延至 6 月 30 日。在核准行政拘留令时，军事上诉法庭称，Sa'afin 的可疑活动涉及参加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平民活动。³⁸

22. 记录以色列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寻求问责、指责以色列实行种族隔离³⁹ 以及倡导国际制裁的民间社会行为者和组织继续成为以色列任意逮捕和羁押以及施加行动和其他限制的目标。7 月 30 日，以色列安全部队逮捕了巴勒斯坦全国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委员会协调员 Mahomoud Nawajaa，并于 8 月 17 日将其无罪释放。在 11 天里，Nawajaa 无法见到律师并受到虐待，例如压力姿势捆绑期间的冗长审讯、剥夺睡眠以及无限期羁押威胁。2 月和 4 月，以色列法庭维持了一项旅行禁令，自 2019 年以来，该项禁令阻止“大赦国际”运动家 Laith Abu Zeyad 离开西岸前往其耶路撒冷办公室或出国旅行。以色列法庭维持禁令的依据是以色列安全局提供的“秘密证据”，内称 Abu Zeyad 构成“安全威胁”。与其他案件一样，未与 Abu Zeyad 分享证据，亦未在公开法庭上检验证据(A/75/336，第 11 段和 A/HRC/37/42，第 9、31 和 55 段)。

23. 继续用指责和污蔑言论来抹黑民间社会行为者，并阻碍对其工作的支助和国际供资(A/75/336，第 45 段)。通常被视为亲以色列当局的各个组织⁴⁰ 继续发布报告，污蔑人权组织“反犹”⁴¹ 或与“恐怖主义”有关联，⁴² 后一指称的依据是这些组织据称隶属巴勒斯坦政党，而非基于任何具体犯罪活动。5 月 6 日，以色列安全局公开指责向巴勒斯坦社区提供法律和卫生支助等关键服务的若干巴勒斯坦组织挪用资金，提供给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⁴³ 据媒体报道，以色列已正式

³⁶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7 号一般性意见，第 21-35 段。

³⁷ 同上，第 82 段。

³⁸ 人权高专办的监测。另见 A/HRC/37/42，第 55 段。

³⁹ Shira Kadari-Ovadia and Noa Shpigel, “Education Minister bars rights groups calling Israel ‘apartheid State’ from schools”, *Haaretz*, 17 January 2021.

⁴⁰ 见 A/HRC/40/43，第 31 段；政策工作组，“非政府组织监督员：不断缩小的空间——对批评以色列占领的人权组织进行污蔑”，2018 年 9 月。

⁴¹ 见 www.ngo-monitor.org/key-issues/ngos-and-antisemitism/ngo-involvement-in-antisemitism/。

⁴² 见 www.ngo-monitor.org/key-issues/ngo-links-to-terror-groups/ngo-monitor-publications-on-the-ngos-with-links-to-the-pflp/。

⁴³ Judah Ari Gross, “Shin Bet: Palestinian terror group stole millions from European aid donors”, *The Times of Israel*, 6 May 2021.

要求欧洲外交官不资助此类组织。⁴⁴ 这些指控严重影响了上述组织寻求和接收资金的能力，而这是结社自由权的组成部分。

24. 不当干扰人权、特别是政治权利的行为在选举期间更为明显。1月15日，巴勒斯坦总统颁布了一项总统令，要求于2021年5月22日和8月分别举行2006年以来的首次巴勒斯坦立法和总统选举。在选举进程期间，以色列安全部队在西岸羁押了至少19名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并未经起诉或审判对其中至少7人施以行政拘留，引发了对出于政治动机进行逮捕的关切。以色列安全部队还审讯或传唤了至少10名其他哈马斯有关人员，他们报称安全部队威胁并施压，要求他们不要作为候选人参选。因个人行使意见和表达自由及结社自由的权利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而对其进行恐吓、骚扰、逮捕或拘留，此类行为违反国际人权法。⁴⁵ 4月30日，巴勒斯坦总统宣布推迟选举，直至另行通知。⁴⁶

25. 通过镇压任何形式的巴勒斯坦政治活动或被认为的此类活动，继续限制了被占领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基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人权高专办监测了以色列安全部队通过武力、逮捕、传唤、罚款和威胁采取进一步措施来驱散与选举有关活动的三起事件。3月2日，一支庞大的以色列安全部队突袭舒法特难民营的妇女中心，行动依据似乎是收到相关情报，指称该中心正在开展关于“东耶路撒冷妇女在巴勒斯坦选举中的作用”的活动。安全部队向中心的女主任出示了载有主任和其他数十人姓名的逮捕令，并搜查中心、没收文件和逮捕主任。她接受了审讯，并被告知不要以任何身份参加选举。此类不当干扰剥夺了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并对他们不受歧视地投票和当选的基本权利产生了不利影响。⁴⁷ 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继续多次逮捕和骚扰巴勒斯坦政治人物并突袭巴勒斯坦文化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其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耶路撒冷省长两次被以色列安全部队逮捕，五次被传唤接受审讯。根据向他签发的几项禁令，除其他限制措施外，他不得参加“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赞助”的任何会议或活动，在报告所述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内不得进入西岸或在东耶路撒冷境内活动，活动范围限于其锡勒万住宅的周边地区。

D. 拘留和虐待

2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以色列当局任意拘留的关切依然存在(A/75/336, 第10段)。截至2021年5月31日，以色列拘留了4520名巴勒斯坦人⁴⁸ (据报包括169

⁴⁴ 同上。

⁴⁵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19、22和25条；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意见和表达自由的第34(2011)号一般性意见，第23段；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第35(2014)号一般性意见，第17段。

⁴⁶ Palestinian News and Information Agency, “Palestinian leadership postpones national elections until East Jerusalemites are allowed participation”, 30 April 2021.

⁴⁷ 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参与公共事务和投票权的第25(1996)号一般性意见，第3-4段和7段。此外，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没有参加以色列大选的权利。

⁴⁸ 以色列监狱管理局，通过 HaMoked——保护个人中心。

名儿童和 40 名妇女⁴⁹），并将其认定为因安全罪行被拘留者——比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的 4 236 人有所增加。自 2020 年 10 月以来，以色列监狱管理局没有回应人权组织的信息自由要求，即按月提供关于被拘留巴勒斯坦人的分类数据。大多数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和囚犯仍然被关押在以色列境内。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禁止将受保护人员(包括被指控犯罪的人员)转移到占领国领土。⁵⁰

27. 对被控与 2019 年 8 月 23 日 Ein Bubin 袭击事件或涉嫌参与上述袭击事件筹备工作的组织(特别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有关联的一些个人提起了法律诉讼，相关情况有所记录(同上，第 14-18 段)。据报，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因这次袭击事件被捕，多人报称在拘留期间受到系统的虐待和酷刑(同上)，但在迄今已判刑人员中，至少有 5 人的定罪依据是与袭击指控无关的诉辩协让。⁵¹ 以色列法院在多项裁决中提到，在审讯被告和其他指控被告的被拘留者方面，“有重大取证困难”，这意味着以色列安全局使用了可能影响证据可受理性的“特殊审讯方法”。

28. 3 月 1 日，自 2019 年以来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拘留的议员、著名女权倡导者 **Khalida Jarrar** 因加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而被以色列军事法庭根据诉辩协让判处 24 个月监禁，罪名是“在非法社团中担任职务”，而她最初的被捕理由是涉嫌参与“恐怖活动”。⁵² 法庭在裁决中提及“重大取证困难”，包括主要检方证人被审问的方式。在另一起案件中，**Ubai Al-Aboudi** 于 2019 年 11 月被捕后被行政拘留两个月，包括被单独监禁 19 天。2020 年 6 月 2 日，以色列一家军事法庭根据诉辩协让判处他一年监禁，罪名是加入非法社团并在其中开展活动，他否认这些指控，因为他是知名的人权维护者。法官在法庭裁决中强调，如何在指控性质和调查指控人方式上“基于重大取证困难”达成诉辩协让。

29. 上述案件令人关切的是，个人被定罪的依据是可能与具体犯罪行为无关的宽泛指控。这些案件还表明，尽管以色列军事法庭指出诉辩协让是基于“重大取证困难”，涉及使用“特殊审讯方法”获取指控证据，但仍认可诉辩协让。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此外，主管当局必须对可信的酷刑指控进行迅速、公正的调查。⁵³

30. 令人严重关切的是，关于以前报告的被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可能遭受酷刑和虐待的案件(同上)，以色列有关当局没有真正追究责任，也没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对酷刑和虐待指控进行彻底调查。例如，1 月 24 日，以色列总检察长宣布，结束对以色列安全局审讯员涉嫌对 **Samer Al A'rbeed** 实施酷刑的刑事调查，

⁴⁹ 良心囚犯维权协会、巴勒斯坦囚犯俱乐部和巴勒斯坦囚犯委员会提供的共同数字。

⁵⁰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49 和 76 条。

⁵¹ 人权高专办的监测。

⁵² Adam Rasgon, “Israeli forces re-arrest senior PFLP member in Ramallah”, The Times of Israel, 31 October 2019; and Aaron Boxerman, “Israel sentences senior PFLP member to two years in prison”, The Times of Israel, 1 March 2021.

⁵³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2 和 15 条。

Samer Al A'rbeed 目前因在 Ein Bubin 袭击中的角色而受到审判(同上, 第 14-15 段)。根据一份声明, “由于缺乏实施犯罪的证据基础, 总检察长决定结案”。⁵⁴

31. 以色列当局的行政拘留做法仍然令人严重关切。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被行政拘留的巴勒斯坦人达 495 名, 其中包括 2 名妇女和 4 名儿童, 与上一个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的 352 人相比大幅增加(同上, 第 11 段)。⁵⁵ 根据国际法, 只在最特殊情况下才允许行政拘留, 并需要为防止任意性实施严格的保障措施。⁵⁶ 秘书长一再呼吁以色列当局停止行政拘留的做法, 要么在有理由的情况下对在押人员提出指控, 要么将其立即释放。禁止酷刑委员会认为, 行政拘留时间过长可能构成一种虐待(CAT/C/ISR/CO/4, 第 17 段和 CAT/C/ISR/CO/5, 第 22-23 段)。

32. 任意逮捕和虐待被拘留儿童的情况仍然令人震惊, 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 据报有 725 名儿童被逮捕。⁵⁷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被以色列军事拘留的 64 名儿童的宣誓证词⁵⁸ 表明, 在最初逮捕、转移、审讯和拘留期间持续存在虐待模式, 包括夜间逮捕(41%); 使用眼罩(95%)、绑手(98%)和(或)绑腿(73%); 最初拘留期间不提供食物和水(52%)或不让使用厕所(42%); 言语虐待(63%); 身体暴力(80%); 单独监禁(27%)。证词表明, 在大多数案件(77%)中, 儿童在审讯前和审讯期间被剥夺了接触律师或父母的权利, 被迫用希伯来语签署文件(许多儿童不懂希伯来语)(59%), 并且没有充分了解自身权利(52%)。

33. 一些巴勒斯坦儿童被任意逮捕、虐待或行政拘留的事件有据可查。1 月 21 日, 一名患有慢性病的 17 岁男童被逮捕, 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被行政拘留 6 个月, 在 5 月又延长了 4 个月, 且未向该男童及其律师说明逮捕所依据的证据。尽管健康检查发现这名儿童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 会有生命危险, 但 3 月 22 日, 以色列一家军事上诉法庭仍维持行政拘留令, 称这名儿童构成“重大危险”。截至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 这名儿童仍被拘留, 尽管有报告称其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⁵⁹ 1 月 11 日, 以色列安全部队逮捕了一名来自东耶路撒冷 Al-Issawiya 居民区的 15 岁男童, 在将其拘留的 7 天里对他进行数次审问, 多次进行虐待, 可能构成酷刑。

⁵⁴ Netael Bandel, “Case closed against Shin Bet agents accused of assaulting Palestinian terror suspect”, *Haaretz*, 24 January 2021.

⁵⁵ 以色列监狱管理局, 通过 HaMoked——保护个人中心。

⁵⁶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78 条;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9 条; 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 第 15 和 64 段。

⁵⁷ 良心囚犯维权协会、巴勒斯坦囚犯俱乐部和巴勒斯坦囚犯委员会提供的共同数字。

⁵⁸ 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收集和分析。

⁵⁹ 良心囚犯维权协会, “紧急干预, 推动在情有可原的医疗情况下立即释放被行政拘留的儿童”, 2021 年 6 月 17 日。

34. 鉴于拘留对儿童发展的负面影响，⁶⁰ 国际人权法要求，拘留儿童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时间应尽可能短。⁶¹ 儿童在被拘留时，所受待遇应顾及其年龄段人员的需求，绝不应遭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⁶² 被拘留儿童必须得到公平审判的保障，包括免于自证其罪、享有及时获得法律援助以及父母或监护人适当参与法律诉讼的权利。⁶³

E. 可能构成集体惩罚的做法

35. 以色列继续对没有犯下罪行的个人和社区实施惩罚性措施，这种行为可能构成集体惩罚(A/75/336, 第 23 段)。国际人道法明确禁止集体惩罚。⁶⁴ 所记录的做法似乎不符合国际人权法的若干规定，包括享有行动自由、工作、适当生活水准、公平审判和无罪推定的权利。⁶⁵

36. 秘书长一再表示关切封锁和封闭加沙对平民造成的影响，强调这可能构成集体惩罚(A/75/336, 第 24 段, A/74/468, 第 22 段和 A/73/420, 第 7 段)。以色列当局继续采取加剧平民痛苦的措施，包括不时缩小或完全关闭渔区，关闭加沙和以色列之间的过境点，严格限制人员、燃料、天然气和其他必需品进出加沙。

37. 8 月 10 日至 31 日，针对来自加沙武装团体的火箭攻击，以色列当局关闭了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禁止货物进入加沙(基本人道主义供应品除外)，封锁了加沙渔区，并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了燃料供应。⁶⁶ 这些措施加剧了电力和燃料危机，严重阻碍了基本服务的提供，而加沙恰遇首轮 COVID-19 疫情。这些限制于 9 月 1 日取消。5 月 10 日，在加沙发生敌对行动的同时，以色列当局关闭了凯雷姆沙洛姆和埃雷兹过境点，禁止所有货物和人员(包括病人)进出加沙。5 月 25 日，埃雷兹过境点对需要救生治疗的病人、国际组织的雇员和外国记者重新开放。截至 5 月 31 日，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也重新开放，允许燃料和人道主义援助通过。⁶⁷

⁶⁰ 《儿童权利公约》，第 6 条；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在儿童司法系统中儿童权利的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第 82-95 段。

⁶¹ 《儿童权利公约》，第 37(b)条。

⁶² 同上，第 37(a)和 37(c)条。

⁶³ 同上，第 37 和 40 条；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第 38-71 段。

⁶⁴ 《1907 年海牙第四公约》所附章程，第 50 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33 条。

⁶⁵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和 14 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6 和 11 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71-73 条。

⁶⁶ 见 <https://ar-ar.facebook.com/COGAT.ARABIC/photos/a.599677736849976/1741266972691041/?type=3&theater>；<https://ar-ar.facebook.com/COGAT.ARABIC/photos/a.599677736849976/1744437359040669/?type=3&theater>；和 <https://ar-ar.facebook.com/COGAT.ARABIC/photos/a.610100169141066/1741473422670396/?type=3&theater>。

⁶⁷ Emmanuel Fabian and Aaron Boxerman, “As ceasefire holds, Israel reopens Gaza crossings for humanitarian aid”, The Times of Israel, 24 May 202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应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升级：第 3 号情况报告”，2021 年 6 月 4 日至 10 日。

38. 以色列官员明确表示，源自加沙的敌对行径是实施此类措施的原因。4月，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如果加沙边境不能保持平静，加沙地带将“在经济、安全和平民方面受到严重打击”。⁶⁸ 关于加沙重建工作，该国防部长表示：“我们需要允许必要的基本人道主义援助。其余的事项需要以推进和解决俘虏和失踪人员问题为条件。”同时还呼吁仅向加沙提供“基本人道主义物资”。⁶⁹ 鉴于这些措施也惩罚没有实施任何罪行的人，可能构成集体惩罚(A/75/336，第26段)。

39. COVID-19 疫情加剧了封闭加沙的影响。自 2020 年 3 月 8 日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了所谓“冠状病毒封闭”，收紧了对进出加沙的现有限制。在大流行病的最初几个月，为防止疫情蔓延到加沙，与巴勒斯坦卫生当局共同努力实施了封闭等措施。截至本报告定稿时，根据新政策，一年多来，完全禁止所有因工作原因和出国留学或探望生病亲属的旅行，除了少数其他例外情况外，仅向需要紧急治疗的病人及其陪护者发放许可证。人权组织 Gisha 估计，2021 年 3 月通过埃雷兹过境点的巴勒斯坦人不及 2020 年初人数的 6%。⁷⁰ 如以色列在答复法院请愿书时所确认，“通常，加沙地带居民出于非医疗需求提出的进入以色列和过境到西岸的申请都被驳回”。⁷¹ 以色列表示，封闭加沙是为应对 COVID-19 蔓延而采取的合理措施，不过，尽管在努力接种疫苗并放宽西岸劳工进入以色列的限制，⁷² 这项政策却未予同步修订，从而加深了加沙和西岸之间的隔离政策，固化了加沙地带的社会经济孤立状态。

40. 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以色列当局继续对袭击或据称袭击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人的亲属采取惩罚措施。在本报告所述期间，4 所巴勒斯坦民居遭到惩罚性拆除，导致 29 名巴勒斯坦人被强迫迁离，其中包括 15 名儿童和 8 名妇女。⁷³ 10 月 25 日，以色列高级法院核准惩罚性拆除纳布卢斯 Rujib 村的一所房屋，导致 1 名妇女和 5 名儿童流离失所，此前该家庭中的父亲被指控在 8 月 26 日进行了一次刺杀袭击，在这次袭击中，1 名以色列公民在以色列 Petah Tikvah 被杀。⁷⁴ 惩罚性拆毁房屋对巴勒斯坦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尤其大，严重影响她们的身心健康 (CEDAW/C/ISR/CO/6，第 32-33 段和 A/HRC/46/63，第 10 段)。

⁶⁸ Udi Shaham, “Gantz: if quiet is not kept, Gaza will suffer”, 24 April 2021.

⁶⁹ Amos Harel, “Israel reopens Gaza crossings for humanitarian aid, relief workers”, *Haaretz*, 24 May 2021.

⁷⁰ Gisha, “Full lockdown: the tightening of the closure on Gaza under the guise of the pandemic”, November 2020.

⁷¹ 同上。

⁷² Aaron Boxerman, “After delays, Israel kicks off vaccination drive for 120 000 Palestinian workers”, 8 March 2021.

⁷³ 数字来自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⁷⁴ HaMoked – Centre for the Defence of the Individual, “High Court of Justice approves punitive demolition in the West Bank, home to a woman and her five daughters: in the minority, Justice Mazuz considers the sanction in this case disproportionate”, 26 October 2020.

41. 据耶路撒冷法律援助和人权中心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当局扣留了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杀害的另外 19 名巴勒斯坦人的尸体,其中包括 4 名儿童,使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扣留尸体总数达到 77 具。⁷⁵ 关于被扣押在加沙的 2 名以色列平民和 2 名以色列士兵的尸体,没有任何进展。

42. 惩罚性拆除房屋和扣留尸体可能构成集体惩罚(A/HRC/46/63, 第 9-10 段),违反了国际人道法。这些措施因人们没有犯下的行为而给他们带来严重困难,导致可能侵犯一系列人权,包括家庭生活权、适当住房权和适当生活水准权。⁷⁶ 禁止酷刑委员会认为,惩罚性拆除房屋政策违反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6 (2)条(CAT/C/ISR/CO/5, 第 41 条)。

F. 限制行动自由及其对其他权利的影响

43. 以色列当局继续限制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行动自由,主要是通过许可证制度管制加沙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之间以及国外的通行,以及通过单方面界定的加沙境内陆上和海上限制通行区域封闭加沙。这些限制继续扰乱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严重影响工作权、适当生活水准权、受教育权和健康权等其他权利。以色列通过实施隔离政策,继续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各地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家庭团聚施加歧视性和任意的限制,这一政策对妇女的影响尤其大(A/75/336, 第 27-28 段和 A/HRC/46/63, 第 44 段)。以色列实施的行动和旅行限制(包括西岸的检查站制度)仍然是妨碍巴勒斯坦妇女获得医疗服务、教育和就业机会,以及更广泛地实现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因素(A/HRC/46/63, 第 41 段)。

44. 以色列实施的行动限制对巴勒斯坦人健康权的影响仍然令人严重关切。(E/C.12/ISR/CO/4, 第 11 和 58 段)。基本医疗设备和用品运往加沙仍然受到限制,据报,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45%的基本药品和 32%的一次性基本医疗用品的库存不足一个月。⁷⁷ 由于专业医疗护理短缺,病人仍然往往要转诊到加沙境外的医院,但依然很难从以色列获得医疗出境许可。⁷⁸ 由于以色列和加沙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为应对 COVID-19 疫情采取了限制措施,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 2020 年 5 月至 11 月期间(在以色列威胁要正式吞并西岸之后)暂停了与以色列的协调(A/HRC/46/43, 第 43 段),离开加沙的病人数量大幅减少。⁷⁹ 世卫组织报告指出,提交了 7 628 份医疗出境许可申请,以色列拒绝或推迟了其中的 2 543 份(33.3%)(A/75/336, 第 37 段)。

45. 5 月 25 日加沙敌对行动结束时,埃雷兹过境点重新开放,允许需要救命治疗人员离开;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加沙病人(包括一些癌症病人和敌对行动造成的伤

⁷⁵ 不包括在敌对行动中被打死的 253 具巴勒斯坦人尸体,这些尸体埋在只有编号的坟墓中。

⁷⁶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0(1)和 11 条。

⁷⁷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

⁷⁸ 只有需要加沙无法提供的挽救生命或改变生命治疗的病人,才能申请以色列许可证离开加沙。见 A/75/336, 第 37 段;世卫组织 A74/22 号报告,第 15 段,可查阅 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4/A74_22-en.pdf。

⁷⁹ 另见世卫组织, A74/22 号文件,第 30 段。

员)仍不能进入以色列和西岸,少数需要特急转诊的病例除外。⁸⁰ 据世卫组织称,5月23日至31日,在241份申请中,只有32份获得以色列当局的核准,只有20名病人获准过境埃雷兹赴加沙境外获得医疗服务。结果,至少有3名病人在等待办理许可证时死亡,其中包括1名一岁的女婴。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世卫组织报告了135起影响医疗保健的事件,包括87起造成73名医护人员受伤的人身攻击事件和58起阻碍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事件。

46. 在加沙境内,以色列当局继续单方面在围栏沿线设置限制区。⁸¹ 以色列安全部队在执行限制规定时的常见做法包括对巴勒斯坦农民使用实弹,用推土机夷平土地和损坏财产(A/72/565,第34-35段和A/73/420,第34段)。10月13日,以色列安全部队使用推土机和坦克,穿过安全围栏开进300米,进入加沙地带南部的Abasan Al-Jadida地区,鸣枪示警迫使农民离开土地。他们随后将至少13德南的土地夷为平地,导致农作物和农业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据加沙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估计,造成的损失约为32 000美元。⁸²

47. 在加沙海岸,以色列海军继续单方面强制实施准入限制,在开展巡逻行动时,用实弹、橡皮子弹和高压水枪对付加沙渔民(A/75/336,第38段),这些行动常常发生在授权捕鱼区内。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据报发生了349起枪击事件,造成5名渔民受伤。⁸³ 5名渔民被捕,⁸⁴ 5艘船只被没收,一些船只和捕鱼设备遭到破坏。

48. 在西岸,以色列安全部队越来越多地使用实弹对付穿过隔离围栏的缺口、进入以色列境内工作地点的巴勒斯坦劳工。数千名巴勒斯坦人每天从西岸出发,通过以色列安全部队检查站或围栏缺口前往以色列和以色列定居点工作,这些人的工作条件常常十分恶劣,其劳工权利遭到侵犯。⁸⁵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安全部队用实弹射伤了27名正在穿越此类隔离围栏缺口的巴勒斯坦劳工⁸⁶。安全部队公开表示,其政策是使用实弹等各种手段,防止“非法居民渗入以色列”。⁸⁷ 在人权高专办监测的所有案件中,以色列安全部队均向劳工开枪,有几次没有事先警告,而这些工人正在日常通勤,没有构成任何明显威胁。1月7日,8名25岁至61岁的巴勒斯坦劳工在图勒凯尔姆附近被实弹打伤。其中,1名26岁的男子越过隔离围栏后在没有收到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遭到枪击,受伤后需要五个月的

⁸⁰ Hagar Shezaf, “Israel has blocked Gazans from entering for cancer treatment since flare-up began”, *Haaretz*, 31 May 2021.

⁸¹ 这包括距离围栏300米的禁区和1 500米的高风险区。见A/73/420,第33-45段。

⁸² Muna Haddad, Gisha, letter regarding the demand to cease operations designed to flatten and destroy farmland in the Gaza strip and launch an immediat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and destruction carried out on 13 October 2020, 8 November 2020.

⁸³ 迈赞人权中心。

⁸⁴ 同上。

⁸⁵ 国际劳工组织,《阿拉伯被占领土的工人状况》,(2020年,日内瓦),第26-27段。

⁸⁶ 数字来自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⁸⁷ 见 www.facebook.com/IDFarabicAvichayAdraee/posts/3501675533216347; www.facebook.com/IDFarabicAvichayAdraee/posts/4003638469686715。

恢复时间，无法赚取收入养家糊口。使用实弹等可能致命的武力对付不构成紧迫生命威胁或重伤威胁的人员以限制其行动，以及对付仅以到达工作场所为目的的人员，这引起了对过度或无端使用武力的严重关切。

四. 建议

49. 以下建议应结合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往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所载建议阅读。

50. 秘书长建议以色列：

(a) 确保任何使用武力的行为、包括在执法行动过程中使用武力都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标准，为此管制实弹的使用，确保安全部队有足够的装备并接受使用致命程度较低的武器方面的培训，并对不遵守这些规章的安全部队成员实施适当的纪律和刑事制裁；

(b) 对执法行动中造成人员死伤的所有使用武力事件迅速进行独立、公正、透明、彻底和有效的刑事调查，追究施害者的责任，并向受害者提供适当补救；

(c) 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充分遵守国际人道法，特别是关于生活在占领下的平民以及敌对行动期间行为的规定，并确保对所有违法行为追究责任；

(d) 立即停止所有可能构成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做法，确保及时、公正、彻底和独立地调查所有此类侵权指控，追究施害者责任，向受害者提供充分赔偿，保证不再发生此类做法；

(e) 停止任意拘留，确保尊重被拘留者的权利，包括所有公平审判的保障；

(f) 停止所有可能构成集体惩罚的做法；

(g) 立即解除对加沙的封闭，确保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所有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权得到保障。对行动自由的任何限制必须符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

(h) 履行作为占领国的责任，确保巴勒斯坦人获得适当的医疗保健；

(i) 尊重巴勒斯坦儿童的权利，包括生命权，确保对待他们时适当考虑其年龄。拘留儿童只能作为最后手段，时间应尽可能短；

(j) 确保记者、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行为者能够不受骚扰地开展活动，不受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法律诉讼，确保他们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

51. 秘书长建议加沙当局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

确保尊重国际人道法，特别是区分、相称和预防原则，对所有违反行为追究责任。